

微波

1

本片卷自 1942 年 1 期
至 1942 年 3 期

1942

年

1

—

3

期

缺

第

2

期

5725

微破

魯迅



天

扶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魯迅

從艱苦裏成長

本刊同人(一)

火(科羅稜珂作)

遠譯(四)

從茅盾先生之死訊想起

默然(十三)

「先生」新解

蒲幹湘(十五)

論求是

蒲幹湘(二三)

黎明前

陽展(三)

草原放歌

兆鴻(六)

給王看護長

徵林(八)

他們說我失業了

唐然(五)

兒童歌詠隊

唐然(十六)

三月的原野

冀北(十七)

朝露

志鴻(十二)

暮歲寄詩

落繁(十八)

回簡

兆鴻(二一)

帆(萊蒙託夫)

望譯(二五)

飄遊(李安格)

呂荆譯(十四)

這有什麼關係(薩宋)

呂荆譯(十四)

普式庚詩三首

望譯(二二)

編後記

(二六)

微波 1

三十一年三月一五出版

發行者 微波社

昆明文林街地藏寺二號

發行人 江 萑

主編 劉 向

經售 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崇文印書館

歡迎來稿

歡迎定閱

自由定戶每戶五元或

從艱苦裏成長

今天，幾乎是全世界捲入了火烈的戰爭，人類正互相着瘋狂的屠殺，而且這戰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向各方面燃燒……

今天，正有多少人遭受着災難、傷害、死亡……而這些與侵略者俱來的困苦，正日益地在增加，展開……

有什麼能把這世界拯救出來呢？不是上帝的慈悲，也不是「超人」的意志，而是無數人求生的洪流，這洪流，就是鐵的命令，必定會從艱苦裏成長，終于將侵略者火葬，取得最後的，決定的勝利。

因此，我們已看見反侵略的力量不得不結合起來。而且用「正義」作為進軍的旗幟。

文化，這人類向光明進軍的驍將，正遭遇到侵略者最野蠻的摧殘。侵略者在國外的轟炸、焚燒、破壞、侮罵，對文化人的屠殺；同時在他自己國內的賤視、收買、箝制、壓迫，這些正表示了文化是民主的指標，是進步的指標，是日暮途窮的侵略者所以必欲加迫害的。

而在我們的國度裏，代表正義，代表光明，代表向上的國度裏，文化，將得到歡欣的發展和健壯的長成吧！

固然在今天，發展文化的條件，比其他事情更來得不便利，但大部份執筆的人，卻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崗位，雖然在過去的一年間，爲着印刷及種種條件的困難一些，新舊刊物，脫期得使人驚異，但另一方面，不更可以看出一些文化工作者，在艱苦中的勉力支撐麼？

我們堅信，在今天，一定有更多的人，執起他們的筆來了，由是人們的前途更艱苦了，必須要求生存，爲着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但生存，並不是苟活』爲着大家『要生存，故要歌唱』艾青爲着大家有『野蠻和無恥者的憤恨』爲着大家有『求生的歡欣』和光明的嚮往。

今日文明和野蠻正展開最後的，最猛烈的爭鬥，現實課予文化工作者的責任是空前地艱巨，他即就文藝的領域說，爲着事實的限制，還是沒有滿意地擔任當前的任務，而且，就要從事文藝者更緊要結合起來這一點說，不是還有待努力麼？

我們這小小的刊物，不是旗幟，也不是號角，但卻願意以『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態度，獻出一點小小的力量，雖然是一點微波，但它是不怕暴風雨，而生長的，須知不也仍需要大量愛護者的培育麼？

我們伸出雙手，空留果實，下天際的迴響，久遠的耳語，滿腔的熱誠，滿目的希望，這一切，春天帶來了多麼的一九四二年，春天帶給了人類以溫暖，人們正以新的信心，微笑着，面對着前面的艱苦嗎？

火

V. 科羅稜珂
譯

好久以前，在一個黯淡的秋的傍晚，我沿着西伯利亞的一條陰沉的河流而行。忽然間，在河身轉彎的前面，在幽暗的一羣山頭底下閃着一下火光。閃耀得那麼明亮，那麼有力，就像很近的樣子。……

「好了，謝天謝地！」我很歡喜地說道，「快到宿夜的地方了。」

船老闆轉過頭來，從肩膀上向那火光望了一眼，仍舊漠不關心地划着槳。

「遠着啦！」

我不大相信：小火光是那樣地站着，突出在那無窮的幽暗中。但是船老闆是正確的：實在遠遠得很。這種夜間火光的性質是——親切，制服了黑暗，閃光，給人們以希望，並且拿自己的親密來誘惑。好像是這樣地再來兩三槳，路程便完了……然而——可遠呢！

我們沿着這像墨水一樣幽暗的河流又航行很久。那些狹谷和懸崖漂浮到水面上來，走近了，又游過去了，遺留在後面，又消失到似乎是無窮的遠方去了，而小火還是站在前面，顫動着，誘惑着——好像是那麼近，又好像是那麼遠，

現在我常回憶到那條幽暗的，給一羣富于岩石的山頭遮黑了的河流，還有那生動的小火光。許多火光用它們自己的親密來誘惑，前前後後，不僅是我一個人。然而就在那陰沉的河岸生命全流去了，可是火光遠遠着呢，於是再去划槳……然而火光仍舊是……仍舊是遠着呢……

他們說我失業了

唐然

不顧叫生活

侍候別人面孔上的顏色

我 掉轉頭

快步走進寢室

喘一口氣

漠然地向四週搜尋

牆角落的繩索該又生了蛛網啦

但今天我却

親熱地提起你

抖一抖過去陰晦的日子

重新捆紮起我破爛的行囊

破爛的行囊伴隨著一顆年青的心

於是我做岸地

邁着闊步

踏上年青人自己的征程

人說經驗是羞辱和忍耐堆砌的

但我將以雙手撕碎這無恥的忠言

我愛在黑暗裏戰鬥

我愛在戰鬥裏

那從我心尖兒上

透露出來的第一片對光明的渴念

車子就要來了嗎？

好 許我偷偷地卜一個無言的卦

從藍天上

摘下一朵白雲扔進滇池去

看他可是

飄浮在浪花的頭上

搶着日光

拂向春風吹去的地方？

一月十四日 昆明

草原牧歌

在漠南 爲古老的黃河所流繞的

不是那伊盟肥沃的草地嗎

西方 毗連了一片富麗的平原

那是被唸爲「黃河百害唯利一害」的
靜靜地在塞上開放了一朵美麗的鮮花

復縱騎奔走向北

跨過了巍峨的陰山之脈

這兒 我們已漸漸走向了蒙古的高原

高原 這神祕的地方

騎臥在祖國多難的邊疆

駐立在高低起伏的沙梁上

那遠處是 層層峻嶺的大青山——

陰山的背幹；無數萬戰士的

誕生的搖籃

這沙梁 如今已慢慢作莊園裏的渠

百里長川

奇特的河汊

浮動着不息的流沙

乾渴了的河床

而水 隱藏在沙磧的底下

有比生命還重要的——

青葱的水草地

滿佈在這荒瘠的沙磧裏

這羣一片天然的好牧場

他們 育肥了牛羊 成長了自己

春三月 一吹動了大風

塵沙就彌漫了整個的天空

沙石擊痛了行人的面龐

見不到對面的征騎

田野是恐怖的回聲

英勇的中華兒女啊

憑藉了粗礪的雙手

以此法在服了這一塊大漢

一代與一代 尋逐着水草

把不尋常的生活度過

他們忘記了 酷暑與嚴寒

他們忘記了 一切的痛苦

他們祇知道 這一塊地方是值得珍貴的

不能輕視所遺留下來的——

不能輕視委棄的鄉土

—— 當天空還有點昏暗咧

—— 蒙古少女

大雷 擠完了乳 喝完了早茶

趕起羊為勒年羊

牧放在廬山之下

蒙古王普勤貝

然後 這 恣意的馳騁在天涯

做一匹無羈的小馬

草原先滿了快樂的歌聲

草原先滿了熱烈的愛情

草原是他們習慣了的家

直到夕陽剩下了最後一線餘輝

他們方含着倦累

數着羔羊 走回蓬帳

回憶着白日一個少年所向他投出的微笑

這兒 祇有以美麗才匹配着勇敢

今天 草原也是在為自由而戰爭了

無數忠忱的孩子守衛這一塊牧地

不奉許我們的草原

—— 通過了一個敵人的鐵蹄

保持美好的風光 永如往昔

給王看護長

發林

在七重醫院的走廊裏

大清早上

護士們把我弄醒了

告訴我

你已經匆匆地離去

我心裏怪難受

有點不願意相信這些

一翻身爬了起來

奔向你底手術室

在那裏你每天早晨

坐着摺疊紗布的椅子上

不見了你

我又跑遍了所有的病房

最後

焦急地衝進了你底臥室

你真的不在了嗎

連那一牀單薄的破棉絮
也被捲走了

我底心沉下去了

突然

我想起在頭一天晚上

你向我數着抑鬱

我忍不住拍着桌子叫起來：

「憑什麼

在這年代

還有這樣沒良心的混蛋

把官家的錢

朝自己的腰包裏塞」

你顯得異常的憂鬱

直搖着頭對我說：

「複雜得很

小孩子

多看幾年。

「便會全懂得了的」

就在那一晚

我第一次看見你哭泣

我肚裏忖着：

「好奇怪，她也會流淚呢」

但不好意思說出口。

在我底心上

你永遠是那樣的巨大

那條硬錚錚的

像一段生鐵

我會經看見你

用一點也不會發抖的手

解開傷兵們血污的綳帶

用紅汞

用生理食鹽水

仔細地洗滌了傷口

然後又塗上藥膏

包紮好

說是不重要的

扶他回去吧

我會經看見你

穿着潔白的護士衣

在手術室裏

用一整天的耐心

來準備材料

爲了在明天

將要施行大手術

紗布和綳帶

都是七零八碎的

你說：「這樣的東西

看了都嘔氣

但上頭有錢不發下來

也只得將就些用呵」

雨軍公...

運有...

你怎麼用慈母一樣的言語

去安慰一個胆怯的兵士

他固執着不肯開刀

你說：「不要害怕

我看護長開刀

向來不會痛的」

的確，你有着無上的法門

子彈和一片一片的碎鐵

哪取出來叮

響兵們都活過來了

活躍在俱樂部裏

後來你愉快地告訴我們

說你底法門祕有一條

那就是去愛別人

比愛自己更甚

你來的時候

小房裏們什麼都不懂得

看見了總纏在創口的

像小指姆一樣大的蛆蟲

會駭得吼叫着逃跑開去

你鼓舞着她們

教她們怎樣為祖國

來犧牲自我

後來她們連嗅着腐爛的氣息

都不願意嬌柔地捏住鼻子

生怕兵士們看見了

會傷心

晚間

你給她們上課

教她們認識各式各樣的藥品

你憧憬着怎樣的理想呵

你憧憬着怎樣的理想呵

你憧憬着怎樣的理想呵

有時候

你獨自坐在手術室裏

整理着各種用具

失望得一聲也不響了

爲了那些年幼的看護

不肯好好地去爲兵士們換藥

成天地跟那些無聊的官員

打春哈哈

最後一次

你一個個大的看護吵翻了

你氣得面孔發白

是你自己一手教出來的呵

其實

我也有點看得明白

那個鬼頭鬼腦的傢伙

當一個什麼指揮員

住在醫院裏

什麼事情都不做

一天到晚
祇曉得
拉着漂亮的看護談愛

我還聽見他罵過你

這世界的人

不是少呢？

爲你想

也實在是

早些離開了的好呵

但你怎麼放得下

這成千成萬的負傷者

只要一天一個的負傷者

第一遍換藥的鈴聲響了

病房的每一個角落裏

都響着對你的呼喚

王……看……護……長

救命菩薩呀

王看護長

救救我呀
我痛得好苦
家裏還有這一大家子人

——把我榨業呀
 我要早些好了
 去打鬼子的

他們把你比作舊式的華陀
 比作中國的那丁格爾
 其實他們都不會比喻
 你比任何人都更崇高的呵

你怎樣放得下
 這些自心底的
 對你的呼喚呢

終於連地址也不留下一個
 便走開了

我還在做夢
 以為一定會把你追回來
 可是走了一個村莊
 又一個村莊
 一直到晚上
 都不見你的蹤跡
 你是在房裏
 還是走遠去了嗎？
 玉環看着你的呼喚……長

朝露

在黑暗裏誕生
 在光明裏夭亡
 縱生命是如此短促
 却讓牠充滿着光芒
 美麗的是秋天的朝陽
 更美麗的是你反射的燦爛
 是仙女隔夜撒下的明珠
 是凝結了的寒冷星光
 你光明的種子啊
 生命的倏忽原不足悲傷
 最怕的是沒有些兒光亮
 何況你織出了枯草的懂愉
 又培出了野花的芳香

譯詩二章

這有什麼關係

這有什麼關係——失掉雙腿？……

因為人們將永遠和善，

你不必顯示你的焦慮，

當人家行獵回來，

狼吞虎嚥他們的雞蛋和甜燒餅。

齊格飛·薩末作
呂荊譯

人們不會說你在發瘋，
因為他們知道你為國家鬥爭，
沒有一個人會惱恨一點。

飄遊

李安格作
呂荊譯

這有什麼關係——失去兩目的光明？……
有這樣美好的工作留給盲人？

而人們永遠和善，

當你坐在階梯回憶，

將你的臉轉向光明。

他們有什麼關係——那些夢入九泉的將賊法
你能飲酒，能忘痛，而高興，

船隻正橫躺在港灣中，
狂風正搖撼着帆檣，
我的靈魂像狂風一樣激動，
渴念着遙遠的天涯。

這地我熱愛飄遊，
這我喜愛長天和大海，
那將是可悲憫的，墮臥在
一個狹窄的墓穴中。

「先生」新解

蕭幹湘

一讀大書

「先生」新解

「先生」平常都用作尊敬的稱呼，尤其是學者們，不似至死不僵，如他們稱孫先生，或魯迅先生等，這就顯出「先生」二字在現在卻有人有新的用法，據說奸商之流也可以稱為先生，堂堂的史地教授宣佈的，也許別有

大層，但現在卻有人有新的用法，據說奸商之流也可以稱為先生，堂堂的史地教授宣佈的，也許別有

大層，但現在卻有人有新的用法，據說奸商之流也可以稱為先生，堂堂的史地教授宣佈的，也許別有

大層，但現在卻有人有新的用法，據說奸商之流也可以稱為先生，堂堂的史地教授宣佈的，也許別有

大層，但現在卻有人有新的用法，據說奸商之流也可以稱為先生，堂堂的史地教授宣佈的，也許別有

大層，但現在卻有人有新的用法，據說奸商之流也可以稱為先生，堂堂的史地教授宣佈的，也許別有

大層，但現在卻有人有新的用法，據說奸商之流也可以稱為先生，堂堂的史地教授宣佈的，也許別有

大層，但現在卻有人有新的用法，據說奸商之流也可以稱為先生，堂堂的史地教授宣佈的，也許別有

大層，但現在卻有人有新的用法，據說奸商之流也可以稱為先生，堂堂的史地教授宣佈的，也許別有

大層，但現在卻有人有新的用法，據說奸商之流也可以稱為先生，堂堂的史地教授宣佈的，也許別有

大層，但現在卻有人有新的用法，據說奸商之流也可以稱為先生，堂堂的史地教授宣佈的，也許別有

近世百周年後可以紀念他在紀念會上主講，且將以之隆重地發表于大公報。

兒童歌詠隊

——戰地生活散記——

你們十幾個粗野的孩子啊

從新的生活里

取得新的智慧

滿不在乎地

抹一抹晶瑩的鼻涕

又抹去昨天

疲憊的日子覆在你們臉上的塵灰

於是

你們

用純樸的傻笑

幽伴那個

大鼻子

一身草綠呢制服

成天掛着帆布袋的

敬歌的人——

一個大學生

在山腰里

你們到處奔跑

你們用不小的喉嚨

喚醒了原野

喚住了遠處

一朵白雲下的牧童：

「來罷！加入我們的隊伍」

你們每人捧着一個小旗子

你們才辛苦地唱完了歌

便又咳一聲

修理好嗓子

吼起來：

「我們是小銅鑼！」

「我們是小炸彈！」

「我們是小小的歌手！」

春天是怎樣地來了呢？
就這麼紅了，就這麼青了。

亂風從藍天底飄來，
又飄向遼遠的山巒去了。

三月底原野，
撒下了濛濛似的溫柔。

三月底原野

「我們是兒子的花朵！」
大鼻子笑了
你們說他鼻子更大了
你們又說他綠色的制服上
快動的符號
於是又把嘹亮的歌聲
飄向更遠的地方。

孩子們
告訴我們
你們從情
歌唱的時候
可曾想起
年青而勞
苦的媽媽
在田野里
忽然低下
頭
向山後白
雲窺想呢？

一月二十一日原作
二月三日改作昆明

望北

菜田裏散步着頑皮的小鳥兒，
是在說：平原想念春天，春天想念平原。

歸去的可入意的夕陽上，
我幻想一隻靈活的風箏。

三月底平野美了
祖國的平野全美了嗎？

三月一七日漢中

暮歲寄詩

——寄米瀾——

昆明的冬日笑滿了陽光

在碧空下 遠山也化作潔白的雲霞

遠方 遠方是無限遙遠的嗎

我懷念着異域的塵沙

四年了 疏離不經意的離別

在漫天的狼烟下

我們奔走在天涯

無邪的心

經歷了

與更不幸的比較起來

還算太小的

苦難

而我們的靈魂

卻因此更倔强地生長 和

茁壯

落繁

在我的記憶裏

你留下了動人的詩篇

美麗得像

春天的澗谷裏

靜靜地開放的花朵

人們都沒有留意地走過了

而我

卻驕傲我的心

是澗谷

「初寄小詩」

有趕不上的

明麗的幻想

而「雨」

是我發現的

最純真和自然的敘事詩

「在雨中行走的人可是懷念着故鄉的」
誰能寫出這樣的句子呢

幾乎每一個句子

都閃着光彩

因為你並不為追求桂冠

詩

就是你整個的生命

那裏有你的

「青春與熱血」

首先 我們相識了

卻沒有交談

同着別人 我默默地訪你

又默默地離開

有一天 我獨自來到你的房間

我說「你的詩刊為什麼停頓了呢

怪可惜

繼續下去罷」

你就要求我合作

我不敢相信自己

我還沒有寫過詩

但第三天 就看見了你的新刊

使我不得不帶着自己的詩

來找你

從此我就同詩結了緣

而我們

也成了親密的伙伴

我們寫着詩 認真地工作

企望在龍鍾的城市掀起微波

用年青的心血灌溉的

小花 也寂寞地開了一年呢

我們的散文詩稿

即使和我們搗亂的人

也不得不誠意稱贊

今天

我們都像行脚僧了

經行過萬千的跋涉
用畫異的眼睛證實過

嚴肅和無恥
災難和荒淫

你遠遠地寄來的書簡
對醜惡，有更切實的憎恨
那是更美麗的詩篇咧
因為你
認真地贊美鬥爭

而我
像游泳在大海裏
幾乎沒有喘息
長期的沉悶
以為生活裏沒有詩了
但我發覺這感覺是錯誤的
我應當說
我已耐厭虛縹的夢幻
文字的遊戲

我的詩
要走着新的方向
應和着更多人的呼息

努力罷，沉默的伙伴
你在人前默默寡言
你的筆却如此雄辯
你對人常少接近
但卻每顯示透澈的了解
和驚人的預見
你詩人的素質
和卓越的才能
抬起你的筆來罷

讓我們
面對着無盡的艱難
互相島嶼

「作一個更勇敢的孩子」

回簡

北清

當滿天的白雪正飄滿在遠北國的山崗，一切都靜靜地睡着了：田野，森林，沉濁的黃流……

你寄來的詩篇，恰如第一聲喚醒了春天，喚醒了我的青島哪，那失了翠的遠山也彷彿恢復了向日的綠綠，驟熱的大野，充滿了陽光也充滿了微笑。

「遠方 遠方是遙遠的哪」

我懷念着異域的塵沙

今天 我很遙望着

無靈的遠方

那兒是烽火中的家園 草場

和輕塵遍足跡的

所有的地方

有明靜的江水 遼闊的雲漢

在長久的日子裏面

慢慢模糊了的

如今 又開始佔住了一頁新的懷想

有摯愛的伙伴

在另一個角落

堅決忍受着苦難而成長

（今日是不會較逝去的往昔

沒有意義的

今日是麼比往昔更勇敢動人的）

哦 白雲底下是千萬重山和水

而祖國也正重托着大明呢

不要再徒戀那虛渺無邊的風光

到明日

我將告訴你

當迎春開遍了塞上的時候

這兒已不是冬天 一切重甦生在

祖國廣大肥沃的土地上

普式庚詩二首

囚徒

我坐在陰溼的牢獄裏的欄柵後面，
受人飼養着的小鷹也被囚在籠子裏，
我這位悲憤的朋友，振着翅膀，
在窗戶底下啄着帶血的食物。

啄着拋着從窗戶看看，
彷彿和我一樣在沉思着，
用牠自己的白光和吶喊來招呼我，
牠想這樣的說道：「給我飛去罷，

我們本是自由的鳥呀，兄弟，時候到了！
到那裏去罷，在烏雲背後山放着白光，
到那裏去罷，海岸閃着藍顏色，
到那裏去罷，只有我和風在翔翔。」

寄西伯利亞

在西伯利亞的礦坑深處，
堅持着足以自豪的緘默罷。
不要放棄你們慘淡的經營，
和那崇高的心的憧憬。

誠摯的姊妹在受罪，
希望是在陰沉的洞裏，
快要來了，那渴望中的時光，
將鼓舞起勇氣和歡欣。

穿過幽昧的重圍，
愛情，友誼對着你們來，
向着你們勞苦的洞穴，
傳來了，我們的自由的呼聲。

沈重的鎖枷將擺脫，
牢房子快要崩潰，自由
在門口歡迎着你們，
弟兄們將奉還給你們寶劍。

等待着 一個忠貞的會面。
那時候自由燃燒起來了，
那時候虔誠的心也活躍起來，
我的朋友，擲出我們純潔的激蕩的心，
貢獻給祖國罷。

給卡達葉夫

欺騙暫時地撫慰着，
愛情，希望，光榮，
青春的歡愉都消失了，
像夢一樣，又像早晨的烟霧，
但是熱望還向我們燃燒着。
在命運的嚴威的壓迫下，
祖國的人們正傾聽着，
焦急的靈魂的呼聲。

朋友，要深信——魅惑的幸福的星光
將昇起來了！
俄羅斯也將從這裏躍起，
在專制的廢墟上面，
寫下來我們的名字。

請批評

請介紹

我們疲倦地等着，
那盼望中的神聖的自由的時光，
就像年青的情郎。

論求是

蕭幹

今天如要整頓學風，恐怕再沒有比提倡擁護正義，崇高氣節再來得重要了，其他的或許只是次要的。

提倡凜然的正氣，也是「古已有之」的，漢光武的復興，就是提倡它而一掃王莽時的奴顏婢膝風氣，今天在抗戰建國的期間，更是迫切需要的了，新生活也早已提倡明禮義，知廉恥，汪精衛據說是「老革命」，文章做得好看，說話說得漂亮的，但是卻公然作走狗，而有些文人如周作人之流，也都患了軟骨症，去分享主子的餘羹，無非是不知正義氣節為何物，奴才性作崇而已。前車可鑒，不但今日領導青年的蔣禮義廉恥有再特別注重的必要，就是青年人自身，也不應以書念得好就是一完人，當以此格外警惕，根絕一切奴才性了。

也許我們還可以舉出要提倡正義和氣節的理由：我們是常把英美稱爲「民主的兄弟」的，但觀在英美不是正在爲着「自由」和「和平」和「正義」而與我們「並肩作戰」嗎？然則我們今天之應提倡正義，並以此作整頓學風的目標，想來是應該而又沒有疑問的了。

在現在，能領導青年人向有氣節和求是的道路的，青年人正予以最大的敬仰，離開他了，也仍然有衷心的懷念。

記得四年前初進學校時，學校的校訓就是「求是」，校長對我們解釋求是的意義，說求是就是求真，讀書做什麼？爲的是求真理，我們不但要求真理，而且爲着真理，就應交出自己，決不容轉彎而且，蘇格拉底，伽利略，歷史上無數維護真理的人，對着誘惑，迫害始終是沒有「向後轉」

孤帆閃爍着白顏色
在那淡藍的海霧裏……
他尋指什麼呢在遠方？
又拋棄了些什麼在家鄉？
浪濤湧着，風在呼嘯，

帆

萊蒙托夫作
望 譯

桅桿也彎曲得要折了。
啊……他不是追求幸福的，
但他却又不遠避開了幸福。
他底下是明亮的天藍色的水流，
他上面是黃金般的太陽光芒；
而他，這叛逆者，却偏愛大風暴，
好像在那裏才有了安靜。

的，校長不但將求是向青年人詳詳解釋，自己也是以身作則，爲求是，雖然站在青年人的最前列，我們希望教育青年的能多用像這樣的人做我們的導師，使這樣的人常留在我們身邊，偉大人格的感召，是比無數嚴厲的規定要真實得多吧？

這樣求是的教訓，我始終不敢忘記，而且一直是將它作爲行爲的指針，將來，也將永遠不肯離它。

最近接到朋友的來信，說在學校裏有人演講說，今日的壞人大都是從前的好青年，所以「你們担保自己將來不會是貪官污吏嗎？」這話，受了同學的駭斥，自然是絲毫不足怪的，這話，是對抗戰建國前途的徹底悲觀，顯然是反對正義反對氣節的論調，這種對青年人人格過低的估計，對青年人的侮辱，在求是的學校裏，自然是不能存在的，今天要想作一個光榮的青年領袖，所以，是青年人的導師，他們向正處走去。

夠了，當人採的時候，就不能存着隔岸觀火的態度，任青年人鬧了一番以後，再出來說：「領導青年的所當略加注意的吧？」

編後記

出一個文藝刊物的動機是去年年底，一直到兩個多月後才與讀者見面，雖然在現在，這是一件不足為異的事情，然而負責的人的無能，卻不願在這裏掩飾。

本刊是同人刊物，因為沒有一些人經常負責就不易支持；但也不是同人刊物，因為沒有很多讀者的愛護和聲援就不能發展，而且，甚或會遇到天亡的命運。雖然我們打算常久點下去，盡最大限度努力來與困難決賽。

也許許多讀者意外：展開第一期看，很不易找到熟識的名字，據我們所知，這些人不是「名人」，也非「宿將」，但大約因此會沒有被作為幌子或被入光榮地引為朋友的命運。一些朋友主張介紹一下，因此仿「時人行履」或「某某先生言行錄」之例替他們記下一點：

唐然——抗戰前在湖南會編了一個小的雜誌週刊，是借報紙發表的，自己定一份報存底也不想使微波于三月底或甚至四月才與讀者相見。

可能，支持了一年多，直到離開。現在陝西西北農院。

唐然——在要畢業的一年，忽然決然拋棄書本，一踏上年青人自己的「行程」，本期刊的詩是他過昆時留下的，現在到曉町去了，還沒來信。

徵林——在四川某中學教書。還不認識。聽說我們要出刊物，特地將「給王看護長」寄來。

志鴻——在貴州湄潭念書。

望北——在陝西西北工學院念書。

呂荆——現暫在雲南某中學教書。

其餘的——大都是在昆明，本社同人。本刊譯文，是照原文直譯的，如有譯稿，請附原文。

感到可惜的，是未能把湖南寄來的一篇關於湖北大捷和湘省概況的通訊刊上，因為關於的出生較遲，那篇通訊，就只好不刊了。然而我們對愛是有理由的，因為我們正等待湖南友人更新的通訊來。

本刊敬在這裏向一些各方面為這小刊繁忙的人致謝。尤其是替我們介紹很多廣告使這刊物的維持下去和在印刷方面給我們以最真實援助的。望北之「寄過遠」，及向光之「雜文」等均隨時抽出，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因為問題是：我們不想使微波于三月底或甚至四月才與讀者相見。

中國旅行社

服務社會

便利行旅

辦理旅行運輸方

面之一切事宜、

分社辦事處招待所

遍設國內

總社：重慶兩路口嘉

陵新村十九號

昆明分社：昆明金碧

路一二七號

上海

大 中 蓄 電 池 工 廠

地址：大馬路三三八號天主堂對面

本廠專門修理各種汽車馬達發電機喇叭蓄電池及一切汽車電器工程工作優良交貨迅速定價克己並代客配裝各種電器另件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介紹：

集體創作革新第一號

『誰先看見太陽』

要目

尤加利樹……………李廣田
 寄到家園……………孫藝秋
 黃昏……………穆旦
 深閨夢裏人……………王亞平
 悼許地山先生……………林九蒲
 弔屈原……………杜運燮
 春的希望……………牧丁
 誰先看見太陽……………克
 革命……………錢歌川譯
 奧登詩一章……………卞之琳譯
 工廠……………魏荒弩譯

昆明華僑書店總經理

上海友福汽車車身製造廠

專工製造修理及翻新各種
 客車旅行車及貨車等車身
 技術精良限期完工價格克己

廠址：昆明白龍潭
 辦事處：昆明金碧路五五號

昆明停車場

場面寬大 容車千輛
 標準距離 利便疏散
 倉庫全備 警衛嚴密
 食宿兼備 服務週到
 行車手續 辦理迅速
 資本雄厚 信用穩固
 寄賣收買 定價公道
 諸君光顧 無任歡迎

新場址：

小東門外往黑龍潭之公路五公里

處：崗頭村

食宿聯絡站：

小東門外環城北路小菜園

待辦行車手續未畢之車輛

奉令准暫停放此聯絡站

君欲吃：
經濟便菜乎？
請到

君欲享：
華筵乎？
請到

君欲嘗：
道地風味乎？
請到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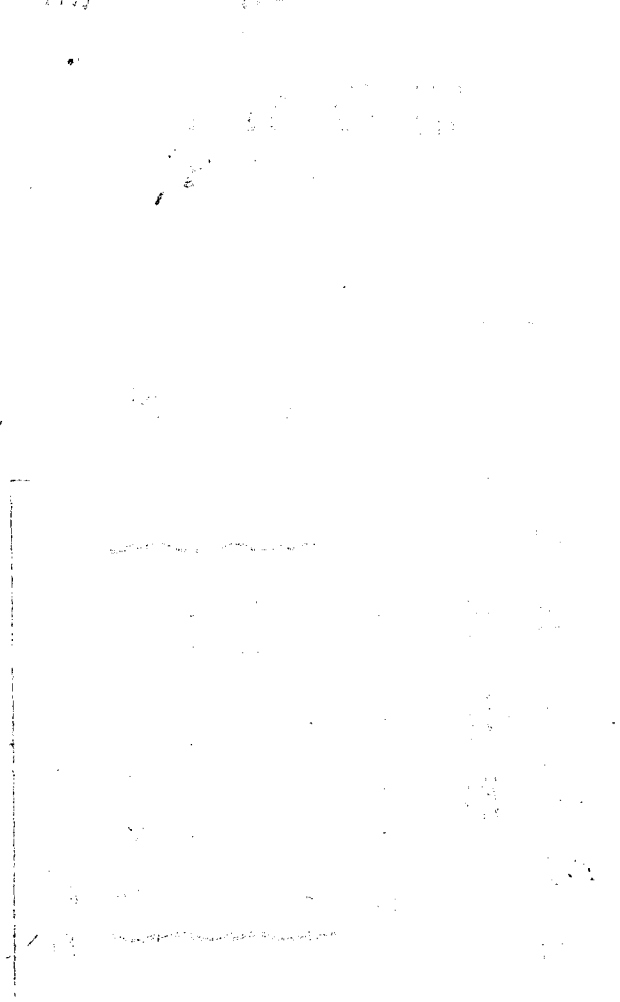
元

日

總店：西場
支店：金盤

翻 刻 本

本館已將此書影印出版
雲南省圖書館藏



5725

微破

小書
子集

甲
車
報



只有智識能堅定青年對真理的信仰。而此信仰即改造舊世界的緊要工具。

—— 孫寶基

高爾基在我們中間	望譯(二)
貴白花(高爾基作)	達譯(四)
培培(高爾基作)	居筠譯(一一)
約翰庫耳底葬式在科藍那(查理·華爾夫作)	
雁羣·冬	向陽(一二)
黃昏	晴嵐(三四)
春歌	光鴻(二九)
蘆笛和號角	林菁(三一)
野火	蓼風(三二)
荒野	何慶雲(一五)
紀念和光邁君	張宣(二五)
讀「論求是」後	蘇(一七)
我們的節日	向(一四)
忘卻與習慣	天錫(一六)
火	樹青(一九)
逝去的年月	風(三三)
巧淑樂	懷浮(二〇)
長歌	魁(三五)
峽谷之夜	汪清(二七)
何里城	芳丁(三七)

執拗

微波

三十一年六月 日出版

編輯者 微波社

發行人 昆明地藏寺二號

總經售 華僑書店

印刷者 崇文印書館

昆明武成路

徵求基本定片二千片

每片十元(平寄不收郵費，掛號照加)照每期定價扣算，寄完即行滿。

貴白花

M·高爾基作
望 譯

冰和雪像不潔的喪衣似的永久地穿在阿爾卑斯山頂上，而牠們的上面又籠罩着冰冷的寂靜——山頂的聰明的沉默。

在羣山頂上無限的天空的荒涼裏，無數發變的星星把光芒直射到山頂的雪地上。

靠近山腳那兒，在狹窄的平原上，生命不安地焦急地生長着；正在受着苦的是這疲倦的平原的綠苔——人羣。

在原野的黑暗的巢穴裏，呻吟和歡笑，暴怒的吶喊，愛情的低語，……大地上生活的嘈雜而悲哀的音樂。然而，山頂的寂靜和羣星的淡淡却未能動出來人們痛苦的嘆息。

冰和雪像不潔的喪衣似的永久地穿在阿爾卑斯山頂上，而牠們的上面又籠罩着冰冷的寂靜——山頂的聰明的沉默。

好像是爲着要把大地的不幸和疲倦的人們的苦楚說給什麼人——靠近冰底下在永遠不說話的王國裏，孤獨地生長着這發變的山生的貴白花。

而在牠上面，在無盡的天空的荒涼裏，靜靜地洋洋自得的太陽在溶着，月亮發傷地發光，羣星默然地顫動地閃爍着……。

寂靜的冷被從天空放下來，日夜擁抱着——這孤寂的貴白花。

(附註)「貴白花」是產於阿爾卑斯山高處的植物，多年生，白色多毛而短小。

響應「理論的執拗」

默然

重慶某報，曾有耳寫的「警報雜誌」，引了雷石檢先生在西南文藝第二期上的一篇論文（客觀的規定性與主觀的獨創性）的結論說：

當前要緊的問題，不是「徒然」理論的「執拗」，而是「發覺理論」的實踐，這就是作家在「客觀」規定性的「世界觀」把握當中，不要忽視在實踐上加強主觀的獨創性，這才可克服差不多或差得多的危險！

如果我們不「徒然」將理論看作「支票」或「期票」「匯票」，而且沒有「發現」就要理論負責的話，則我們認為理論的論爭不僅不是「徒然」的，而且還仍「是」——當前要緊的問題——魯迅先生曾說過「戰鬥的作者應當注重在論爭」，現在還並沒有失去時間性——仍然要注重理論的「執拗」。

年來理論論爭的比較消沉，是一部分人感到的事實，這不僅是注意理論的人較缺乏的原故，恐怕還與風習有關：「文人相重」的現象不能不說沒有。成名的作家忽然被一些人奉為權威，甚至被抬出做偶像，一封平信，兩首舊詩，一篇小文章，（並不見得全是大權威的作品），就有人找來，轉抄來，不經人許可去代為一稿數投。可惜只能把名字印在封面上，不能把文章也印在封面。而很少數的成名的作家，也不免有點「自以為」的心理，如果有人來要稿，認為是「不重要」的，就隨便寫一兩千字，幾百字，散步吃飯，貓好狗壞，文章不必看，看了也不會有什麼，名字給你去，以示贊助，而使廣告。固然我們並沒有要求成名作家寫作態度要嚴肅的權利，所以只還是希望某些「

「文藝作家」少把他們視作聖人爲妄，但却大有「作家」們同「文壇名將」談了幾次天，同喝了兩杯茶，寫文章時也必得寫上，以示鄭重。伍禾就說過想討論艾青的詩論，就碰到「太苛刻」；你也配……」，（日文藝生活一卷五期「一九四一年文藝運動的檢討」會上的發言）。可見這類現象，不免存在。我們必得說，文藝界的團結是需要的，也不必劃分「聖人」和「非聖人」，但親密並不等於不能相互批評，檢討，這種「親戚朋友」的作風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必要的。

「萎靡在一九四一文藝運動檢討上的發言是值得注意的：

「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不曾建立，沒有領導，沒有鬥爭的理論家，不替作家指出當前的道路，不批評那些不正確傾向，不推荐新的成功的作品，一部作品出來了，總是默默無聞的。這一個影響也相當之夫，我們知道理論的指導和鬥爭，對於整個文藝運動的推動是佔主要地位的，一九四一年文藝理論，文藝批評的貧乏，使創作朝衰落的路走。」

自然這並不是說：要等領導理論的出來才來論爭，論爭是需要的，而且正迫切需要，因此我們正宜提倡「理論的執拗」。還得首先從反發這種「官官相護」式的「一團和氣」做起。

培 培

M高爾基作
達 譯

培培——十歲的年紀，他脆弱瘦削敏捷像蜥蜴似的；斑駁的爛布緊繫在瘦肩上，在無數的洞孔當中看到了被太陽和泥土弄黑了的皮膚。他好像乾了的葉片子一樣——海風吹着他，帶着他走動，戲弄着他——從太陽的昇起到落下培培滑着島上的石頭跳躍着，並且時時地不知從什麼地方流露出來他

的不倦的低唱：

——美麗的意大利呀，

意大利是我的呀！

所有的東西都使他發生興趣：花，流在原野上的洋溢的小河，在淡紫色的石頭中間的蜥蜴，細碎的檸檬的簇葉當中的飛鳥，以孔雀石鑲成花邊的葡萄園，在海底的幽暗的椰子裏的魚類，以及那些在城裏的狹窄的街道上的外國人們。

關於培培有許多的有趣的歷史是可以談談的。

有一天某位太太差他帶着一籃自己園中的蘋果作爲禮物送給她的一個女朋友。

——拿一個所爾多（計）去！——她說道。——這對於你是無損的。

他極小心的帶着了籃子，把牠頂在自己的頭頂上便走開了，而那個所爾多，回轉頭來在晚間才拿到手。

——你太不作急了！——這位女人對他說。

——可是，無論如何我是費了力氣的，高貴的太太！——嘆了一口氣之後，培培回答道。——他們有十來個人啦！

——裝滿了籃子頂的？十隻蘋果呢？

——那些壞孩子們，太太。

——可是，蘋果呢？

——起先——有兩個壞孩子：米開爾，德若萬利……

她開始生氣了，抓住了他們肩膀，搖晃着他。

——回答出來呀，你拿了蘋果？

——到了廣場上去，太太！你聽聽着，我自己是這樣好好的。一開頭我完全不注意到他們的謔笑，——我想不到，他們把我比作驢罷，而我都忍受了，爲着是對於太太的尊敬啊！——對於你的，太太。但是當他們開始談笑到我的媽媽的時候——呃，我想一想，好，你非得要對付這件事了。於是我放籃子來，可是還需要照好的，高興的太太，這於精彩地和這樣的好，我捧了這些強盜們一個——你也許覺得很好笑罷！

——他們會偷去我的菓子麼？——這個女人叫起來了。

培培憂愁地歎了一口氣，說道：

——哦，不啦，那些菓子呀，牠們沒有落到壞孩子們那裏，卻掉在圍牆裏面，當我在服了並且和敵人講和之後，我們把剩下來的那些都吃完了。

不一會兒這女人叫起來了，穿着培培蘇刺過的頭噴出所有的她所知道的壞話。他留神地謙卑地聽着她的舌頭一刻也不停地咕絮着，而間或地還有悄悄喝采似的呼叫着：

——哦，哦，這樣說法！這些話語！

但是當他覺得倦了的時候，她也就離開他走了，他跟在牠後面說道：

——可是，真的，你也許不這樣的焦心了，假如你看到那——精彩地我用你的——中那些美麗的菓子去打在那些騙子的污穢的頭上。噫，假如你看到了這件事！——你也許給我兩個所派多來代替那允許給我的那一個！

那個粗暴的女人不了解這個勝利者的假正經的驕傲神氣，——她還用鐵的拳頭來威嚇他。
培培的姐姐，年紀稍大的女孩子，但並不比他更聰明些，在一位有錢的英國人的別墅裏做僕人

——打掃房間。她陡然地覺得好看起來，紅腫腫的像八月裏的梨子一樣。喫的是好麵包，她被當心地灌進去富於滋養的汁水。

有一天弟弟問她道：

你每天吃飯嗎？

——兩三次罷，假如我高興，——帶着驕傲的神氣她回答道。

——你要當心牙齒呀！——培培窺她而笑着，他自己也沉思着，後來又重新地問道：

——你的主人很有錢麼？

——哦？我想——比國王還要有錢些！

——算了罷，我們放下來這對於鄰居毫無意義的事！而在你的主人那裏有多少條褲子呢？

——這很難說咧。

——十條罷？

——也許是的罷，還要多些……

——能夠帶一條給我麼，不太長的又不太暖的——培培說道。

——為什麼呢？

——你看——我的褲子成什麼樣子？

——看到這條褲子是不容易的——在培培的腿上的褲子殘留真是不多了。

——好！——姐姐同意了，——你必須自己穿好了！他可能這——想到，我們是偷得來的。

培培認真地對他說道：

——不要以為人們都比我們笨！從許許多的東西中拿出一點點來，這不是盜竊，而不過是本

份！

——這不過是高調！——姐姐不同意，但培培很快地便說服了她，當她帶回廚房裏來一條很好的淡灰色的褲子，她似乎比培培的全身材還長一點，他立刻便想起來這事應該怎麼辦了。

——拿刀子來！——他說。

他們二個人很快地把美國人的褲子變作一條對於孩子頗為合適的一套衣服；做成一件稍闊一些但是很舒服的寬而短的上衣，他用布條子纏在肩上，她們才可以繫。首項，而代替兩個袖子的他們卻做出了兩個口袋。

他們還可以做得更好些和更舒服些，可是王太太却阻止他們來做出這條褲子；她向着廚房裏看看，開口說了許多像美國人一般壞的粗話。

培培沒有什麼辦法能夠阻止她的雄辯，他臉上現出不高興的樣子，把手緊按住胸膛，腦子裏充滿了失望，疲倦地嘆了一口氣，但是她在沒有看到他的丈夫之前，卻不能安靜下去。

——什麼事啊？——他問道。

於是培培說了：

——老爺，你的太太變了這的脾氣，很使我驚異，對於你我是甚至於沒有一點得罪過的。據我知道的，她想到了我們把褲子弄壞了這件事，但我相信你，信着我這條子是舒服的。我敢說，她想到我最近拿了你的褲子這件事，你是不能夠再買別的了……

美國人，靜靜地聽着他的話，並且注視着他：

——這個小傢伙，我想這需要叫警察來了。

——是嗎？——培培驚慌起來。——爲什麼呢？

——寫的是把你送下牢去。……

這事使得培培非常苦惱，他幾乎不能叫出來，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老實地說道：

「假如你高興的話，老爺，假如你歡喜把人們送下牢去，那麼——自然囉！可是我並沒有這樣做過，我也許有些褲子，而在你那裏却不止一條吧！我也許奉上兩條給你，或者——甚至於三條；雖然三條褲子不能一下子都穿上身！特別在這樣的熱天裏頭喲。……」

美國人哈哈地大笑起來，像有錢人常有的那樣的快樂。

後來他給了培培一塊巧克力糖和一個法郎。培培用牙齒嘗了一嘗那銅幣，並且感謝道：

「謝謝你，老爺！似乎真是錢喲！」

培培覺得最合適，當他一個人站在石頭上某一個地方，沉思地看着牠們的裂縫，好像順着牠們來細讀石頭的幽暗的生命史。在這個時間內，他的活潑的張開的眼睛被好看的薄膜子掩蔽了，瘦小的手背在後面，頭微微地低下來彷彿像花萼似的搖擺着。他靜靜地在低吟着什麼——他到處都唱着。

他還覺得合適，當他注視着花朵——沿着紫藤花的圍牆淡紫色的小河繫着，而在牠們的面前這個孩子似乎是在傾聽着耀眼的花瓣在海風的吹拂當中靜靜的顫動的聲音，聚精會神地站着。

他看着又唱着：

——花啊……花啊……

遠遠地，像隆隆的小鼓的響聲，海的深沉的嘆息可以被聽到。蝴蝶們在花上面玩耍——培培在大陽下眨着眼睛，羨慕地而又憂愁地笑着，抬起頭來在牠們後面盯住了眼睛看，而大地上還是充滿了善良的畫笑。

「——」他拍着手掌叫起來了，來驚嚇着翡翠色的蜥蜴。

而海是靜靜地，像鏡子一樣，在石頭上面沒有白色的波浪的花邊，培培坐在石頭上某一個地方，用敏銳的眼光看着透明的水：在那兒，魚們文雅地在生鏽的水草當中游着，蝦子們迅速地穿過去，螃蟹們用爪子在橫行着。

在寂靜當中，在淡藍色的水面上，悄悄地流過了這孩子的愉快的沉思的聲響：

「——」呵，海啊……海啊……

成年人們談到這孩子道：

「——培培將變成一個安那琪主義者（註二）！」

——培培將變成我們的人們，他們彼此間更加注意地看着，他們又說道：

「——培培將變成我們的詩人了！」

巴斯克瓦尼羅就是那頭頭髮像銀子鑄成的，面孔好像古代羅馬的錢幣的老人，木匠巴斯克瓦尼羅他自己也說道：

「——孩子們將比我們好些，他們的生活將更好些！」

許多的人們對他都很相信的。

（註一）義大利的錢幣的百子，約等于二十分之一鎊。

（註二）反對任何國家政權的人，或認為無政府主義者。

約翰摩耳底葬式在科藍那

查理·華爾夫作
居 筠譯

不聽見一計鼓響，不聽見一聲哀樂，

當我們會促地將他屍體 送進城壕。

沒有一個兵射一響他的告別的槍彈

朝着那墳墓上 那兒我們葬着我們底英雄。

黑黝黝地，在夜裏死寂中 我們埋掩了他，

用我們的刺刀挑起了泥土；

在掙扎着的月光底朦朧的映照下，

燈籠昏晦地冒着火。

沒有無用的棺槨困他底胸脅，

也沒有給單布或是裹單 讓我們毀傷了他。

他底屍體像一位戰士正在安息，

用他底戰袍裏掩着他。

他底面罩安妥的 是我們吐說的新詞，

我們也沒有說一個悲哀的字眼。

然而 我們可盯盯地凝視着死者底面顏，

我們悽然地想念到明朝。

我們想 我們是掘下了他窄狹的臥床，

還向下弄平了他孤寂的枕頭，

但敵人和生客 將在他頭上踐蹂，

而我們卻遠遠離開 在那巨浪之上！

他們將輕漠地談述這過世的靈魂，

並且 在他底冰冷的屍灰上非難他，——

可是他將什麼也不管的，假使他們讓他睡下

在一個不列顛人給他安置的墳墩。

我們底疲乏的工作還才做了一半

當時鐘敲過就寢的鐘點的時候，

我們聽到遠處斷續的槍響：

敵人正沉沉地在那兒開火。

迂緩地，沈痛地，我們把他安攔下

從那方逝的，血染的 他底令名的戰場；

我們沒有刻一行字，我們沒有立一方石——

我們祇是留下他單個兒 同着他底榮光。

冬

向陽

冰雪像一把

生了鏽的鐵鎖，

把大地

緊緊地封在灰暗裏了。

風，

吹過半閉塞的土地，

向嫩硬的蠶豆苗，

唱着誘騙的歌。

牧人收起了蘆笛；

草原上，

再也聽不見

鳥們的大合奏。

山腳，緩緩地

濼出溫暖的泉水，

是它

給這兒的居民，

復蘇了凍僵的雙手，

——他們固執地；

踏着冰塊

在禿頭的荒土裏，

播下了籽粒！

雁羣

掠過山城的頭頂，

你們

無言地前進；

莊嚴的行列呵，

——像赴敵的士兵！

割破了昏黯的雲！

哈！

一聲，一聲，

——讓我數數你們吧！

——數不清，數不清！

你們，你們有無數個呵？

飛越着山巔，

飛越着叢林，

拍着堅毅的翅膀，

向遼遠的前程！

預言的鳥兒呵，

季候的報告者呵，

請停一停，

聽一聽孩子們的歌聲——

他們天真的笑靨，

感激你們帶來的福音！

氣候又寒冷了，

山國還不能開起鮮豔的花，

在冰層的積壓下，

大地上唯一的誇耀，

是在你們飛去的方向，

聳立着，千萬支白骨砌成的塔！

二，十三，遼義

向陽

我們的節日

向

兒時，在小學畢業，一位帶近視眼鏡的常老師，講到「五月的紀念日」一課，提高嗓子叫：「五月就要來了，有幾天是紀念日要放假的。」「要放假」而且「有幾天」，真夠人興奮，睜大眼睛在課本上找到底是幾幾天？屈着手指算是不是倒楣碰到禮拜日？那位老是板着面孔的常識兼國文老師，正經而嚴肅地演說起來了：

「五四是思想革命，而且是青年的愛國運動……革命是要流血的，只有青年人才肯幹！——你們現在是小孩子，不知道革命是什麼東西，我是快老了，也無須乎要革命，而你們將來會長大的……」聲音裏的酸，傷，又似乎有點憤慨。

到了五月，確實兩天放假，書上說的果然沒有騙人，我們整天的踢毽子吃芒蔗糖打架……進中學校後，一到五月，心裏常暗地發出微笑，「要放假」而且「有幾天」的一月又來了；且知道「五四」就是青年節，有着莫明其妙的喜悅，照例跟着隊伍遊街，別人喊口號舉右手，我也舉右手大叫，它上也照例有幾個委員演說，口沫四濺，有時，擊拳跺腳，彷彿操八卦拳，下午進街進館子吃包子水餃……報上出現了「血的五月」「戰鬥的五月」「革命的五月」……五月「……五月等等響亮句子」作文時，我也套上幾句，賺回不少的紅圈。

五月又算平安地渡過了，還記得四號的前一天，報上載着：「五四」雖有歷史上的意義，但非法定紀念日，亦非青年節，着停止紀念，至於定何日為青年節，正從長計議中，可知人至青年最為麻煩，既沒有中年以上的人的滿腔世故，又不曾學老成持重，浮躁、輕佻、急進、易衝動、喜新異

、都是青年人的通病，因此有許多人，爲他們恐懼，爲他們擔心！如德國特別設立青年團（青年營，專門注射領袖聖經）我的奮鬥」，據說確能生效，意志真的統一，精神真的集中了！不獨能自動告發自己父母對納粹舉行的不滿，且能拿刀砍殺那些不願接受「聖經」洗禮的同輩人。集中營當然是爲青年而設的特備住宅，做炮灰也是青年的本分，我不知道德國是否也有青年節，如果有，遊起街來，前也「希特勒萬歲」，後也「希特勒萬歲」，一定是很熱鬧的。

我國有些學者斥青年沒有志氣，「爲青年憂，爲國家懼」（五月四日重慶大公報王芸生作）對青年哀痛地下教訓，問題好像是說目前青年確實沒有志氣而且應當要有志氣，青年要有志氣，一點也不錯，但我國是民主國，像德國那樣青年志氣是不需要的，五四時自發的摧毀枷鎖的志氣似乎也有問題，因爲我們已不單談五四了，那麼，還是讓那些青年問題的專家老前輩去磋商罷。

荒 野

何慶雲

還向前步進。
荒郊的燐火閃爍了。

也沒有驚悸。

被引向生命的墓門，

收拾了頭上的花朵，

沒亮心中的明星。

可憐的朋友，

請緩一緩脚步，

因爲明天

將有太陽升起的光明。

這裏沒有人煙，

也沒有泉水，

也沒有火星，

一片墓碑屹立的郊野，

俯滿凄迷的夜深。

這一聲

風葉驚動了，

忘卻與習慣

天

人生大概不如詩人所想的那麼美麗，而是充滿了悲哀、痛苦、不幸、飢餓和各種災難的。應付這些災難的方法並不少，可不一定都好：自殺是逃避，太怯懦；挑戰或反抗又往往容易引起強力的壓抑，而尤其有失敗的危險，這當然不妙；而最有功，最理想的辦法實莫過於忘卻了。

忘卻是一種美德，其妙處就在於能免去過去的不適意在精神上的擾亂，因而使人愈發悲觀，或竟不幸而想解脫這種不適意。譬如作天有人搶去了我底錢包，要是深究爲什麼會遭搶：自己力氣太小嗎，法律的效用成問題嗎，或者真是人們太不講道義而喪盡了良心呢？那結果就難免悲哀，懷疑「國家」的權利，或者是無聊的憤憤。但如作此想：「大爺錢多，不在乎。」笑着就不再思索這討厭的事；那便一定是天下太平，天天作夢了事。

但忘卻只能應用於過去，而對將來現在都不負責，這又怎麼辦呢？這答案就難矣哉了，勉強地說也許只有「習慣」，可稍補此憾吧。

過去有人搶了你，你沒還手，今天他又來了，那頂好還是禮讓第一，小心第一，以免搶者太費事，自己多吃苦；當然也依然可以是你底「苦衷」。

又譬如一個非常「愛護」孩子的家長，總是嚴加管束孩子的，以免得他太淘氣，孩子要玩玩，跑跑不行。有了強盜臨門，也不放心孩子，怕他亂跑以至出了亂子；因而也未始不可把孩子網好以便抱着他跑。即或是因爲來不及而仍舊被搶去了孩子，以後也仍然不必放棄「一貫之的「細道」，庶不致失去保護者的尊嚴——當然這孩子不是「家長」「自己」的，也還可以是一個問題。

這樣，也許去了孩子會心痛，但要讓孩子們鬧起來敗壞家風，不更糟糕嗎？

但要是孩子不甘願受別人的劫掠，並被動地受保護而居然也想自衛了——那又如何是好？

那當然可以「哄睡」了再說。

孩子變得太了，不受哄了。他就不要別人施捨糖菓而要自己找飯吃，自己生活，那又——

於是嗚呼！強盜在外搶掠，逆子居內騷擾，那可怎麼得了！

還是，還是閉上眼睛忘却吧。

讀「論求是」後

蘇

在蒲幹湘君的一篇「論求是」里，他主張在今天要整頓學風，使青年人的心身得到正常的發展，莫如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提倡正義，尊崇氣節，擁護真理。

讀後，我也就有點同感。

不過，話說回來，所謂「正義」和「氣節」和「真理」……等等，在這「世界戰國」的年代裏，就好像那只是一塊招牌，各色人等都會把它捧起來作幌子，却在葫蘆里販賣自己的妙藥。而在一般無知的小子看起來，也的確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

不是嗎？汪精衛等漢奸之流，正在大唱其「和平」與「正義」呢！而一班名流學者，不也在發揮其「指環」學說，暗示着「強權即公理」，「暴力即正義」麼！

自然，學者們的主張是畢竟不凡的！他們不僅可以「稽之於古」，而且可以「證之於今」的。

不信嗎？只要你「尊重事實或事實」，他們總可以列舉許多根據的。因而，真理就好像象牙般（應該說象牙的）地長出在他們的嘴裏。

難道這不是「求」的眞精神嗎？「求」的眞精神，是「求」的眞精神，是「求」的眞精神，是「求」的眞精神。直按的「向後轉」，聰明的人是決不會的。直按雖然也許有被迫害着而「向後轉」，但那只能算是例外，而且也已經失其真期期大。然而聰明人知道，兜過一個大圈子，却未嘗不可以恰走到真理的反面去。據說地獄是圓的，然則由上海東西兩面走都可以到達倫敦，這就已足夠了。

青年人的特性是「由而直率」，決不容「向後轉」，這一點學者們是懂得的。

「莫吹你們不是在藏着辯護球，你們的精神裏面不是藏着辯護需要「以身作則」的導師嗎？」好的，這是在辯論中安插着「辯論」的類型。這是在今天這世界裏，這青年人的良心良聲良言良語良言良語。那你在學校裏演講，說「今日的好壞人大都是從前的好青年，所以你們担保自己將來不會作貪官污吏嗎？」的學者，如果以為他這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故意地來侮辱青年，那倒似乎有點冤枉。我想，「那只不過是他用「以身作則」的立場來「現身說法」罷了。」雖然在這「說法」里不免現出了原形，然而總不愧爲一個活着的典型！

有人說如果問耗能以世界最偉大最可怕的人物（暫且借用這名詞）是誰，也許牠的答覆是「貓」。當然這話是真實的，但是從牠心坎中發出來的。我們倘若去試問哈叭狗的世界，世界上最好最珍貴的食品是什麼？牠也許就直率地答覆着是「菜」。雖然這話也真實的，但是牠自心坎中發出來的。

莊滿說牠造界創造了各種各樣的生活，也就創造出各種各樣的意識。在這里，我們只能看作「求是與精神的另一面」而接受牠人的精神。莊滿說牠造界創造了各種各樣的意識，在這里，我們只能看作「求是與精神的另一面」而接受牠人的精神。

莊滿說牠造界創造了各種各樣的生活，也就創造出各種各樣的意識。在這里，我們只能看作「求是與精神的另一面」而接受牠人的精神。莊滿說牠造界創造了各種各樣的意識，在這里，我們只能看作「求是與精神的另一面」而接受牠人的精神。

火

樹青

有些人輕蔑火：

「噫，火，明一陣，冒一陣烟，就熄了！」

我却讚美火，愛火，雖然小時幾次玩火，連頭髮都燒掉，可是我仍然深愛着火——無論是漫天大火，或者是曠野上的星星之火。

看着一跳一跳的火焰，缸中又發着青光，就像我的心也跟着跳動起來了，我的素來愛靜的心，這時也活潑起來了。

小時家裏祭神時，我常常在小椅子上看着輝煌的燭光出神，在那兒我幻想出我的「天國」。在那裏我看到美麗小神仙的跳舞。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說這句話的人是懂得火，了解火了。

我讚美火，火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什麼都沒有火可愛。你可曾在一個秋日的傍晚，獨個兒背着落日，坐在小橋頭望遠山野火的燦爛？起初祇有那麼一點點的火星，可是，祇是那麼一些些的時光，就是一些些的時光，滿山滿谷都是血紅一片了。即使你是一位詩人，恐怕也難得找到一句詩句來讚美吧，除了一句誰都能說的：「大火了！」

但是，這時你有沒有更深一層的想到：經過這一燒，這塊地明年將更肥呢！

還有，你的老祖父，你的老師，不是對你很懇切的說一句話嗎，「真金不怕火」？其實這並不是怕不怕，而是火能夠給真假一個試驗：「假」的消滅，「真」的留下來。

「要是人的真假也能夠有這樣的火可以作試驗，該多好！」你不是要這樣想嗎？真的，該多好！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走夜路的經驗。月夜不成，最好是漆黑的夜，而且同行者要不很多。這時，如果你忽然抬頭，在前面遠處發見到一星星的火光，或者是一個小螢火虫也好，那，你心裏將感到怎樣的溫暖，安慰，和興奮！

此時正是一個漆黑的夜，四周死寂的可怕。而我，我就在一條崎嶇的山路上摸索着前進。但是我可就是一星星的火光也看不到呢，包圍着我的，祇是無邊的黑暗，沉寂到沒有些微的聲音（人、鳥、獸……一切都睡了）——有時偶然也發見到星星的火光，但是馬上又搖晃着熄了。

五，九。

巧 叔 婆

近來閒時，常常想起巧叔婆。

三歲死了媽後，我就住在外婆家裏，一直到十二歲小學畢業，升入中學，才離開。首尾算起來，足有十年的光景。而住在自己的家裏，截到今日止，零零碎碎加起來，還不到五年，這是連暑假寒假都算進去了。在外婆家裏的十年，許多人中，巧叔婆是最寵愛我的一個。

巧叔婆，是我外婆的叔母。她有低垂的眼泡皮，略帶長形的白淨面孔，瘦長的身材，慈愛的心腸，以及和氣而微顫的聲調。她叫我來，總是一若兒，若兒一輕輕的，滿溢着慈愛。

每當我攪壞了什麼，外婆拿着竹枝，顫顫巍巍地找我時，我多是逃到巧叔婆那裏，躲在她房門

的門背後，從門縫裏張着外婆。

外婆來了，氣喘喘地：

「子若來過嗎？這小東西！」

巧叔總是微笑着答：「沒有看見，我今天還沒有來過這裏呢！」

於是外婆又頓頭窺窺地走了。過後，面，或多也不過挨幾句罵。什麼「你娘祇留下你，滿心要把你教好，你偏不聽話，總是淘氣……」嘆幾口氣，打是免了。至於她所說的話，祇是這隻耳朵聽，那隻耳朵出，什麼娘不娘，有時根本就不入我的耳朵！

那時，巧叔公還活着。他在小學做過我的老師。他是前清的一位廩生，又是一位好好先生，而且又懂些藥理，常給人看看病，所以地方上一般的人對他都很好。當時他自己還有好些田地，家裏生活還頗過得去。祇有我那巧娘舅（巧叔婆的兒子），却偏偏愛賭，賭得失了人形。爲了這，巧叔婆常常緊眉頭，和別人說起兒子就傷心得落下淚來。

但是憑良心說一句巧娘舅對我却是很好的。他在賭場贏了錢，買吃食回來，總笑嘻嘻地多少分些給我，並且若兒若兒地叫我聲，摩我的頭頂。

賭博乎是一回奇怪的事。賭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說輸。他們的錢都不曉得往那裏去了。巧娘舅也這樣，一賭兩賭，後來正經事都不幹了，朝出晚歸，甚至賭一個通宵。有時半夜裏讓巧妮媽拖了回來。回到家裏就吵架，於是鬧得小孩子哭，巧妮媽也哭，一個院子裏都睡不成。

不過巧叔公對於兒子的行爲當然不滿意，但說過幾次，見不生效，也就索性不再說了。反正那時靠他自己的收入，一對老夫妻也還頗過得去，於是更不想兒子賺錢給他們用，只好翻天覆地由他去了。

。他是兒子如此不成材，眼看自己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變成了泡影，一對老夫妻心裏的悲涼，也是不難想見的。

「命中註定如此，有什麼辦法呢！」巧叔婆常這樣說，想到「命苦」時，她往往一個人在暗地裏流淚。

巧叔婆還有一個青年表信的女兒，當時在杭州當「女警察」。這件事更使她老人家傷心。她往往想女兒想得通夜不眠。杭州，在她的想像中，該是多遙遠的一個所在啊！女兒告訴她，是坐着飛機的汽車和火車到那裏的。可是坐着那樣飛快的東西還要一日一夜才能到呢。女兒又告訴她，杭州有比自己家裏高好幾倍，大好幾倍的房子，有汽車，火車不稀奇，還有在天上飛的飛機，有許多影子在壁上動着做戲的電影，還有……她記不起了，女兒說得太多了。可是她忽然又想起，女兒什麼時候會回到她的面前呢，不會在花花世界裏過長久了，忘了媽，忘了家吧？

「媽，我在這裏過得很好，你老人家放心就是了，在這裏我真快活極了。媽，我只怕這裏過久了忘了家呢，但是媽，我一定不會忘記你。將來回來時，我給你帶你最喜歡的蔗糖糖來。」

。杭州的蔗糖糖真好吃，又香，又甜，又酥……」

想着，想着，巧叔婆又睡不着了。

忽然，眼前一閃，巧叔婆看見床前站着一個清秀的青年，瘦癯的臉：這就是巧叔婆的死去的女婿。

「唉！」巧叔婆輕輕地嘆了一聲，眼淚又奪眶而出了。

日復一日，巧叔公年紀更大了，手脚漸漸不靈，眼睛也漸漸不行。書不能教了，病也不能看了。

。兒子又日益墮落，這樣，家裏就漸漸地呈出衰象來了。

巧叔婆和外婆是常常在一起的。但我看見她們在一起時，總是嘆氣多於說話。他的臉色一天一天的陰沉下去。看見我們小孩子站在旁邊定着眼睛望，她總是搖搖頭，似有無限的話要說，却又說不出。

鄰居們都同情巧叔婆，可憐巧叔婆：這樣一個好人竟會有這一個不爭氣的兒子，真是老天沒有眼睛。

巧叔婆的境況是一日不如一日了。

離開外婆家後，每年我大概仍然要到外婆家去三兩次。每次去，父親也都叫我帶些東西送給巧叔婆。

「巧叔婆，你好嗎？」

「好……哦……你爲什麼送東西給我啊！真是……」她呆了一響，才答。

於是我們都默然。淚珠又挂上他的眼角了。

巧叔婆的臉色更陰沉了，臉上皺紋更多了，手顫抖得更厲害了，聲調也更微弱了。我不曉得應酬什麼話去安慰他那悲涼寂寞的老境，只好默默地對坐一會，就告辭了。

雖然我是隔幾個月去一次，但是見到巧叔婆，總使我疑惑是隔了幾年。

一個暑假裏，巧叔公病了幾個月，死了。丟下他的老伴，沒有留下一句話。能在這時閉上眼睛，比起巧叔婆來，巧叔公是有福了。

巧叔婆死去活來的哭了幾天，後來也病了幾個星期，以後身體就更壞了，鄰居們都背地裏爲她

嘆息。以後的情形，自然更不好了。

一次，外婆告訴我一件事：

「有一天，巧姑媽做了一個子的山珍羹。全家都吃了，單瞞着巧叔婆。後來又不知誰多嘴，告訴了巧叔婆。巧叔婆氣得哭了，又和巧姑媽吵了一次，晚上又去燒井。還好有人發覺，要不，就死了。唉，真是，人老了就……」——外婆說完後不斷地太息，搖頭。

去年我離家的前兩個月，我到外婆家裏去了一次，照例又去看看巧叔婆。面時，我打了一個寒噤，心頭不期然地浮上了一句話：「啊，不長久了！」

從如家裏出來時，姑對我說：

「若兒，要本事（註一）啊。外婆養你這麼大，要記牢外婆啊！……」——

沒說完，她身子忽然一晃，差些跌倒，幸而扶住了門，我又把她送到床上躺下，才出來。這兩句其實很普通的話，然而對我却特別起了一個的感覺。至今想起了，皮膚上還起疙瘩，不知是什麼緣故。

「巧叔婆如今在家裏做了老媽（註二）了，」一次，我在溪邊遇到表姊，她對我這說，「米啊，抱孩子啊。鬍根老骨頭終有一日會折了！」

能說什麼呢？我祇有低下頭，看着脈脈流水，不作一聲，我同情巧叔婆；同情又有什麼用呢？

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過巧叔婆了，同時一直沒有聽到過關於她的消息。在數千里外，不知巧叔婆還在這「人間」不！我遙祝她的平安——不，不，多活一日，祇多受一日的苦。也許祇有「永恆」才能給她以安息吧。那末，就讓她早一些安息吧！

附註：在我家鄉，凡種呼上的「小」字，都代以「巧」，「小叔」，稱為「巧叔」。

註一、「本事」係家鄉土話，即「能幹」之意。

註二、「老媽」亦係家鄉土話，「老媽子」之意。

紀念郝光蓮君

張宣

新近從淪陷了的家鄉，逃到安徽去上學的四弟，寫信告訴我：「光蓮死了！」噢，我的一位摯友死了。那樣年青的人怎麼會死了的呢？信裏又說：「前年夏天，他在澧水縣政府當一個農村什麼委員，在一個鄉村裏做組織民衆的工作。一天，這村裏有一個富翁，請他吃飯，正在席上暢飲的時候，有一個小孩拿着一根槍玩，被該家主人看見，連忙把槍拿過來，要想移到安全的位置的時候，不料子彈從槍口擊出，打上了他的胸膛，倒死於地。你一定會爲此消息而悲傷，甚至於流淚的吧？」

他就那麼「倒死於地」了！我沒有流淚；在中國，這樣的事太平常了。縱使流淚，也祇敢是出於區區的私情。我沒有流淚，我却苦笑；死神對於他的擺佈，竟會如此的滑稽巧妙。

光蓮君和我是同鄉，而且是住在一個鎮市上。我們從私塾，一直到小學畢業，一直到上中學，都是極要好的同學。在私塾讀書的時候，和我同一張書桌的，一個是郝立魯，一個便是光蓮；我們三個，年歲相同，散步遊戲，總是在一塊兒，我們在同學中間，儼然是一個有力的小團體。天真純潔的友愛生活，與今日情景，一相應照實爲我悲哀憤懣的淵源。

光蓮君的家我是常去的，他的父母都吸食鴉片，他有兩個幼弱的弟妹還有一個遊手好閒的哥哥，眼看一個富有的「書香之弟」，一天一天地沒落下去。他也常常對我訴說他家庭的不幸，往往是，深沉的太息，繼之以默默流淚。那時候，我們還是初中同學。終於抗戰的烽火，使我們萬里相隔。四年的日月，改變了他，也改變了我。他，已爲着去攫取他的光明——萬人的光明，負責着創傷

死去了；我，我還在向着那光明，雷怯地張望，張望。

一九三八年四月，徐州危急，蘇北的學生，大都打回西上，到後方去續學。就在那時候，我離開了家會惶惶地踏上征途。郝立魯，因為他的家裏不願意他歷險遠出，留在家中。我進了縣城，當晚便碰到兆澔，他把我拉進一家食館，吃了兩碗餛飩；他一面很憂傷地告訴我；因為家境太壞，沒有能力到安全的後方去讀書。片刻的瞭然相視以後，我抱著願意讓他拿了東，我心裏想：好在將來還有碰到的時候。就這樣茫然地分手了。——那一分手竟是永別！

我在重慶的三年裏沒斷過打聽立魯和兆澔消息。立魯曾有信給我，他的信裏，曾這般告訴過我蘇北的情形，他說：「蘇北情形很顯混亂。很多人因生活所迫，走入歧途」。後來，又有朋友告訴我：「立魯不願出來喜歡樂居於家」。這些使我知道立魯仍安逸於「正途」之上，甚慰。兆澔呢，別後就一點消息也沒有。如今想來那時候他已踏上了和命運搏鬥而渴求光明的道路。惡耗傳來，我不禁爲他懊惜；他的家庭要是仍像先前的闊綽，不出來就是登在家裏，享他一個「亂世福」，有多好呢？

走向光明的路上，是少不了血跡和骨骸的；這我知道；人生有如下棋，如得要致敵人死命自己先得犧牲幾粒棋子；這我也知道。兆澔君，一個才幾多的青年，就把那麼多的工作遺下了，遺下了化爲遺憾。這使我悲哀。

不少的人，知道他的人，聽說他死了，都吐一口唾沫：「不安分！自己找死！——頂多：——可惜！那麼一個青年居然走入了歧途」。這使我悲哀。

兆澔死了，嗚呼！

峽谷之夜

汪清

大風雪的日子，峽谷是嚴寒的。入夜，那條從崖石間蜿蜒的伸到谷地的小道就被冰凍封住了。連一聲鳥叫都沒有，世界在冬天的黑暗裏沉寂着。

爐中的炭火，燒着紅炮炮的臉子，向主人發出恬靜而快悅的竊笑來，火鍋裏的大白菜咕哪哪的嗚叫着，好像急於讓主人知道牠老早已經熟了。工友在爐邊伸長腿，打着呵欠，懶懶的說道：

「怎麼這夜還不回來呢？」

「要回來的，再等等吧。」

我坐在一張矮竹椅上，邊烤火，邊整理白天沒有弄完的文件，擺子（計一）發作了個多鐘頭了，卻沒有轉到被窩裏去的意思。

夜越發靜了，只有風拂着。球在肆着淫虐，峽谷顯得幽深可怕！在我期待的耳朵裏響起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工人起身去開門，克和老索的身影出現了。

克笑吟吟的，頓着腳，抖着衣兜，打着翹短的頭髮，雪片紛紛滾落在地上；走過火爐邊來，立刻從他的褲衣上浮起一層白色的蒸汽，頭頂上也冒着霧。我正要開口，向他說句慰問的話，她卻先獻簡起我的病來了。

「辛，今天沒有發擺子吧？」

老索把拐杖沉重的扔到門拐角裏，脫下濕衣和泥污的鞋襪，向工人要水洗了腳，半天才過來和我們談話。

「今天，太苦了你們了。」我激動的說。

「那裏，那裏，這那裏說得上辛苦。」克仍然是笑吟吟的。

「兒鬼！活兒鬼！他媽的，世界上竟有這種的人！……」老章氣憤憤的只顧自己喊！好像沒有理我的話。

克是A師政治部的政工隊員，抗戰開頭那年的秋天，她從日本回國，沒有管母親的盼望，沒有顧丈夫的苦思，從香港一直走到徐海曾戰的炮火裏去了，一月前輾轉來到我的故鄉，我們已經成了姊弟般的好同志，好朋友了。早晨，她同老章到馬牙山去找一個逃難的女學生，這女學生是本縣人，新從城裏逃進山的，據說曾經在漢口上過初中，她是抱着滿是熱情的希望冒着大風雪而去的。

「唸過一年初中，好像就不得了，你自己的家都失掉了，請你出來做些抗敵的工作，還不熱心？還要講地位，講報酬，這種人真不知是什麼心肝？克姐姐是留學生啦，她的待遇有多少呢？不是每月領生活費十五塊大洋麼？人家冒大雪，爬大山，寒天冷凍的，幹嗎要這樣辛苦？還不是——」

「得了得了，我的好弟弟！哈哈！……」克又溫和的笑了起來。

老章是一個正直熱情的朋友，做事肯賣力氣，碰了釘子，就大發脾氣，他一直嘟囔着，我知道事情是不大圓滿了。

「其實，那個學生並不壞，只是她的父親從中作怪，這也怪她不得，他們這種人曉得什麼民族國家，只想靠着個好女兒吃飯，哈哈，不要再牢騷了，你看，這麼好的茶，我們吃飯吧，今天又要措你們的油。」

吃過飯，克的衣服快烤乾了，我們談着一些婦女工作的問題，她又敘述許多有趣的經驗，故事，證明本地的工作是有前途的。

油燈的光線，在深刻的宵寒裏抖擻着，顯得萎弱；爐火也要熄滅了，克站起身來，笑吟吟的告別，握一握手，跨着矯健的步武，迅速消失在太風的峽谷裏去了。——從我們青抗會到政治部還有三里路呢！我的眼前湧現了巨大的火光，這火光照亮了峽谷的夜，我的心頭忽然溫暖起來。

註：（擺子）即癩疾。

春訊

（獻給一個遠在異國的朋友）

兆鴻

有一天，當我像發現奇蹟一般的

懷着無限的喜悅告訴了你：

「塞上的冬天將要過去了

因為我已發現：在林野

悄悄含孕着的

第一枝迎春的花蕊

「經過長期日子的嚴寒

而且習慣了冰凍與塵沉

受難的人們，似乎還有點

不敢相信，一切醜陋與罪惡

再不會將我們迷亂

「因為你如此的關懷着春

從祖國遼遠的西南的邊疆

那一塊四季都有

好氣候的地方

寄與北地的友人

以這樣懇切的慰問

你說：「在黎明之前，必有一度黑暗

摧殘一切的冬天

終歸要趨於消逝

沒有愛，必沒有憎

沒有冬天，快樂的春天

是不會隨着來的」

是的，現在雖還時常有一陣暴風寒

而，這風寒，正如你說

與在黎明前的黑暗一樣

永遠不會長久

這，我願意忍受」

今天，我又接到你遼遠的來信了

這信 意是來自距離祖國遙遠更遠

更遠的一塊地域

你 愈懇切地告訴了我

「你也許不會想到吧

現在 我們已起步在

這異國的一個城市上來了

爲了祖國給予我們無上的光榮

來担起這一顆新的

更艱苦的鬥爭

當我們第一步越過了留戀的國境

我們的心 是如何地感到躁動呵

「今日 祖國已驅逐了黑暗

一春天驅逐了嚴寒

也許這時 你將更有

喜愛的春的訊息告訴我了」

哦 可是我 我能用什麼回答你呢

因爲這麼得的榮譽 一切光輝

都是屬於你們的

拿我 與你們相較

所負荷的工作是那麼渺小

唔 我現在彷彿記起

春天與戰爭一齊誕生

雖然這兒 迎春已開遍山前

而且 當中午

赤着足走在沙地上

一點也不感覺到有些寒冷

可是我 却患着嚴重的氣候窒息

我不能再忍受

讓我一人繼續停留在這裡

在春天 我願意與你們

一同拿着槍

祇要能立刻離開這個地方

蘆笛和號角

林 菁

我們從江邊來
帶了一束蘆葉
將它做成一支笛
在萬康的夜里
輕吹

(囑咐自己)

要

吹出愉快的歌
像黎明的笑聲)

我們希望

有誰在深夜聽見
有誰懂得它

說：蘆笛

是一支明亮的號角

可是
人家說：
夜很涼
蘆笛的聲音低沉

低沉！

遠天的烽火正急呵！
有人從怒江來

(帶着怒江的憤怒來的)

說那里，在

安排了戰鬥的桑野上

祖國的吹號者

舉起了閃光的號角

在狂吹呵……

我們是見過號角的
我們又都聽過
號角的激盪的聲音

我們愛號角呵

我們聽到從前方回來的人
訴說他們在號角下的心情
我們感動呵

難道有生命

可以不燃起火把？

難道有熱情

可以不吹出戰鬥的愉快？

伙伴們

放下蘆笛呵

爲了更大聲的吼叫

我們要一支

進軍的號角

五月

野火

麥、風

燃燒起野火啊

在颯颯的晚上

在所有的

爲嚴寒和冰凍

所荒蕪的土地上

這土地是需要光和熱了

這土地是需要

那火苗伸出的

熱烈的手臂

去擁擁樹木

去擁擁她那凍得僵硬的

四肢和胸膛……

蒼白的

如今

大地是醒來了

像星星引照黎明

像黎明引照春天

我們燃燒起野火

引照你呀——
多難的土地

是的

大地真地醒來了

縮脫去了

那層來溫暖他的

瘦小的

黑色的衣裳

輕輕飄地來了

頭上插滿了

綠的葉芽

紅的花苞……

卅一年三月在古路壩。

逝去的年月

風

過去常常是甜蜜的，回憶過去更覺得有一種詩境的美，好些人爲着戀念逝去的年月而嘆息，而感傷；也有一些人爲着想起過去而流淚，而痛哭；但這嘆息，感傷，流淚，痛哭的，正是現在而不是過去。最多也不過是因爲當前酸辛的創痛，挑起了與這迥然相異的往事的對比而已。在這些淚珠和哭聲的骨子裏，無疑的仍對過去，蘊蓄着不可名狀的喜悅的情緒的。又有一些人在窮愁潦倒到極頂的時候，嘴角邊猶掛起一絲微笑，對於這，與其說他們正憧憬着渺茫的未來，倒不如說他們正沉浸在過去的一些快愉的往事的回憶裏，在尋求着安慰與生趣。好像人生之美的境界，既不在所謂時代精神中，也不在未來的憧憬中，而僅僅裝點在逝去的年月裏。又好像談論起逝去的年月，連挨罵被揍，甚至一些不名譽的公堂，都轉化得成爲挺有滋味和意義似的，這真叫不可思議了。

我認識的一羣人們中間，多少人都呱呱着過去，覺得現在的年頭是大不如昔了，開口閉口是從前如何如何，怎樣怎樣，說得高興，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現在呢，便不免唉唉不已，搖頭不絕了。其感覺大類九斤老太之於蠶豆和太陽，覺得如今的蠶豆都比以前的硬了，太陽也不如以前的暖了，結論便是喃喃自語：「這是什麼年頭，簡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年經人實在不應那麼想的。我們相信信逝去的年月，固然給我們在心底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們却不能因此倒拖住所謂時代的齒輪而不讓它前進。就是說，我們是已緊跟着「流光」而跨進了另一個新時代，既不需唉聲嘆氣來留戀過去，也不能在動蕩的戰鬥的時代蟄伏沉默起來，我們需要的是，在動亂中堅固自己，揮汗搏鬥，使我們從繁息的壓抑下翻過身來，縱然我們的力量微弱

，掀起一些激波也是不無裨益的。
歌德在浮士德一詩中曾那樣寫道：

「對於我們，我的朋友，

那些逝去的年月，

恰似一本束縛着的書，

上面蓋着七個鐵釘，

而人們所謂的時代精神，

不過是他們自己的精神，

不過是一個亂七八糟的房間，

一個垃圾坑而已。……」

對於這 的詩句，我覺得是值得我們吟味，也值得我們來批判的。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于武功。

黃昏

晴嵐

太陽又落了
在山谷裏

我徬徨地等待着
難耐地凝視着

踽踽而來的黑暗的脚步

那山谷裏凝結着的紫紅色的一片
是於寂寞的血麼？
河中閃灼着的

是無底的血淚麼？

對着沉落的太陽
強烈而親切地痛苦着

我憤怒
不還是
照着我们的去路

三月廿九日

長夜

魁

太陽似勞動者，工作疲倦一暮的，落下地平線去了。天空的晚霞，被太陽反射得格外美麗，附近蜿蜒的山峯，生滿了蒼碧的松柏，就在松柏茂盛的叢林旁一座西式洋房，一點沒有生息的獨立着，好像神聖不可侵犯的份子，祇說是政府要人的官邸，在另外的一端，靠近汽車公路旁邊便是兩三間低矮的草屋，里面擠滿着十幾個人，經常的在這屋子內，日夜相繼的工作着，爲了增加生產，早日獲得最後勝利。

這時後方一家小型工廠，工作的人都是封建社會中滋養大的，對於國家抗戰，隔圍得再也不能測量了。

鐘：鐘：鐘的聲音，傳進了每個工作者耳里以後，爭先恐後的走進乏味單調的工作所在，做着那國防上最不可少的工作。

機器的嘈雜聲，吞滅了一切，把房子每個角落裏，都充滿了機器的撞擊聲。

鐘點一點點的過去，大概將要到二更的暮子，一個人就不耐煩的叫喊起來：「×點鐘了，不加班的，可以洗臉休息，準備明日再來幹。」可是加班的，只是一個人，——從戰區里逃亡出來而無依靠的單身少年，剛廿歲左右，人們都離了工作所在，回到那休息的眠床上去，只有一個人，一架機器，一只馬達，在怒吼着，似乎在這小的世界內，也會有這種不公平似的。

房子內的聲音，還比以前輕些，假如一個人在這個荒山的小房子內，沒有聲音來陪着，這種情境，是多麼的悲憤呀。

少年阿王就在這茫茫的長夜里，等待着黎明的光臨，才把他疲倦乏力的身體，躺在床上去。

「多麼吃力呀，真要命，到天明還有五六個鐘點，這樣挨過去，」阿王自己對自己說，「差着一聲長嘆，把五年前的悲痛都提起了。」

「當日本鬼子殺到他的家鄉——杭州——時，一家人都在山里跑，可是游擊隊，把鬼子弄得無法立足，於是不得不來一次掃蕩，只要看見是人便殺，是房子便燒，把附近的老百姓，無法安居，逃的逃，避的避，阿王便是其中之一，爲了受不住鬼子的屠殺，爲了不甘做奴隸，才千辛萬苦的跑到最後方來，願爲祖國効勞」。這時室內的空氣覺得比前更陰沉，死寂，連得壁上的時鳴鐘，也覺得疲倦而休息了。

等機器要人去指揮他的時候，阿王用了熟練的技術，把軸指揮得照程序的走動着，沒有一點足以使阿王替牠疚心，於是得重新入思索的懷抱中。

「如今年老的爹娘，以後年幼的弟弟，都在下江飽受鬼子的蹂躪，因爲爹娘年老，弟弟年幼，沒有一個人可以在家中養一家人，一家的生活費，都要我負擔，假如我一個月不寄錢回去，呀！一家的生命，將不堪設想，會死去，會討飯，——」唉……繼續又一聲嘆息。

望着在他的臉上顯出十二分的焦急不安，額上的紋路不斷的伸縮着，過後由焦急變成忿怒，他簡直發狂似的，把機器停止了，自言自語的，好像要向誰申訴一樣，「他媽的一天做到晚，一晚做到天亮，所得的不夠一個人的開消，要是穿一套新衣服，或買些必需品，非得要日以繼夜的工作，否則便累債」。

「在這樣的局面下，還有什麼錢寄回下江去，假如我在這里每天日夜的工作了，生了病，又沒有人來幫助我，弄得病期長生，還要曠工，呀！天呀！我想到下江來，會一定好的，那里會知道

還是一場空，做也做不好了，睡覺去吧，我入你們這些不要臉的好商，囤積居奇，把物價抬得無法回頭，把我們這些倒霉人，活生生的受罪」。

小書室內什麼聲音都沒有的時候，還聽見隔壁的寢室內罵着：「總是一死，還是去死在一堆，」以爲什麼都聽不到，只有瞎野農家的狗吠着。

兩天以後，這間房子里，便永遠找不到阿王了，在他的床上，只剩下了—床鋪蓋，其餘都拿走了。

——同事們都在談論着說：他回家鄉去了。

河里墟(或廣原上的一夜)

芳 丁

剛從大塘調到連江，便被派到河里墟去開一個會議，於是天朦朧亮的時候便從草壘上爬了起來，經手理腳地，用那定了又定的泥漿水洗了臉，空着肚子，便向那霧濛濛的廣原上走去。

南中國的廣原和霧，常冥冥其妙地激動着我們，使我們對於保衛並開發一塊處女地的願望——對這願望的嚮往，燃燒了起來。

我們走着，濃密的霧，漸漸地退散開去，露出南中國特有的，碧藍的天空，在桂南，不管是怎樣嚴寒的冬月，只要是無雲的晴日，人們便會感到一種春季的溫暖，說也奇怪，連蝴蝶都會被吸引了出來，在空中飛着，桂南的山原上，是永遠沒有冬天的呵！

我們一邊走着，一邊討論着如何將大塘與北厝村支隊的工作，簡短而扼要地報告出來。

兩部正設在河里壩那邊，從峴峯關打了勝仗回來的榮譽第一師正在休息。

這時候，我們從公路轉入一條小路，邊說走這裏往河里壩，要近四五華里路。但是路是不熟悉的。派來領路的那個同志，時時停住了脚步，會心會意地凝望着遠處的山峯，彷彿要用那高短不等的山頭作比例，量準了尺寸，這才決定前去的路似的。我們像小傻瓜一樣地跟着他，心裏在想：有路，總歸走得到的。

大約走了兩小時以後，穿過了一個小樹林，便有一簇灰黑色的瓦屋，呈現在眼前。領路的同志這便放心下來，用一種帶有幾分傲慢的神色對我們說：『可不是，就要到了。』

『呵——河里壩』我用一種粗野的狂熱叫了起來。這種粗野的叫吼，是我們拋開了書本，來到戰地裏，才學會的。在我們的服務團裏面，這低沉的『呵——呵——』之聲，代表了一切強烈的感情。我們歡呼，我們驚訝，我們招呼被歡迎的同志，都鬧得着它。

終於我們走進了河里壩，一個比桂南平常的小鎮大了一兩倍的市集。居民穿着得比較整潔些，比起北感村住巖洞的老百姓們顯得幸福得多；他們用一種彷彿見了熟人一樣的微笑，來迎接我們。遠遠的地方，傳來了尖吶吶的孩子們的歌聲。一個粗啞的聲音，夾雜在裏面，使我們一下子便猜出來，是那個熱中於歌詠的同志。在我們經過的地方只要有小孩子，便被他組織起來的兒童歌詠隊，因此這一路來，本來是嘹亮的嗓子，也變得粗獷了。然而在這粗啞的聲音裏面，更能被尋找出一種對祖國，對戰鬥，對於未來的熱切的愛。當我們循着歌聲走過去，便看見了那一隊高矮不一的小孩子，手裏拿着五顏六色的三角旗，這時候，他們的歌聲，變成了口號：我們是炸彈，我們是小

鋼炮

一團都裏，人們已經聚齊了，只在等着我們，我們一到，於是，背包都收拾起來了，騰出那草墊

，大家圍成一圈地倒在上頭，團長站到當中，行了舉手禮，會議便這，簡單地開始了。

整個上午，都用在報告各地工作進行的情形。下午是檢討並決定新的工作。因為團部預計在河里據工作的日程已經完了，打算兩三天之內，便結束了這裏的工作，往別處去。只在這時候，這種一本正經的會議的靜寂才被打破了，大家吼叫起來：『朝前面走！朝前面走！』最後決定了保留各兵站醫院的工作，其他的人，則向龍崗圍攻。

大家用興奮得發紅的臉與奮得發啞的嗓子，唱了團歌，會議便結束了。

傍晚的寒意襲來了，我們打算趕一下子，在天黑下來以前，趕到北感村。一個團部的同志要把我攔下來，攔着看手夜感去。本來，戰地的一切活動，我都願意參加的，但是這一次，我覺得我有一點不應當留下來，北感村留着許多事情在等着我們去做。

『不，我要回去的。』我說着，用一種兩頭都放不下的表情。然而他們還是執意地要把我留下來。最後連那個熱中於歌唱的同志也開起口來了。

『你得留下來，聽我們的小把戲們唱『太陽出山』呵！』

我忽然想起來早晨聽見的那些口號『小鋼炮』『手榴彈』終於留下了。

夜色在山原上蒼茫起來了，整個的河里據在忙備着準備晚間的軍民聯歡大會。據說這已經是第二次軍民聯歡大會了。團部剛來這裏的時候，軍民之間，還沒有這樣融洽。在路上，爲了兌換一兩張鈔票而爭吵的事，時常會發生。沒有解釋，人民是不會誠心誠意地去愛我們這些了不起的民族戰士的。在他們的意識中，一種傳統的卑污的觀念留存着，彷彿是只要有槍桿的，都得防他一脚。後來駐地服務團的人來了。他們想盡了種種方法，使老百姓們了解這些雄糾糾的戰士，不是爲了別的人，而只是爲了要從日本鬼子的狂暴之下，來保護老百姓們和他們的土地，才這樣拋開了家，老

這地，不願死活去與敵人拚命。爲了要讓兵士們從心裏改變了對老百姓的觀念，軍民聯歡大會被召集起來了，第一次，我們戰團的同志們，自己掏出錢來，買了一些紅薯，拿來慰勞將士們，只說是老百姓的一點心意，於是，將士們高興起來了，大大地改變了對老百姓們的態度。而老百姓也真的被打動了，要求再開一次聯歡會。這次由他們自己拿出東西來慰勞。

河裡燒整個地激動起來了，人們用急促的脚步，在街上奔跑着。就連那一輩子也沒有離開河里的頭上長着海頭的老太婆，也在哭腔腔地敲打着她的姑娘，去參加婦女歌唱表演。

天完全黑下來了，小河對面的廣場上戲台也搭好了。汽油燈發着跳動的青色的光。榮譽師裏的將士，一隊一隊地走來，坐倒在地上，擺出了被歡迎着的壯嚴來靜待台上的表演，我同團部裏的一個同志，慢吞吞地走到這廣場上來，一路上互相交換了一些意見。

軍民聯歡大會左鬧哄哄的鑼鼓的擊打聲中開始了。爲了要仔細地看一看這聯歡會的整體，我讓自己站得老遠地。這樣，台上與台下的一切動作，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靈巧我和新安旅行團的一個小朋友站在一起，這旅行團現在有二三十個團員，加入了南路工作隊，到戰地來服務。一種寬可說是對於孩子們的愛憐驅使着我，我便和她講起話來。

她告訴我她加入新安的經過，她告訴我她在這團裏面怎樣改變了自己，她現在是愛着這團體一百倍地勝過她自己的家，最後她說，她願意一直呆在火線上，爲祖國服務。

「不知爲什麼，一種滑溜的感觸，滴落到我心頭來。這不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該說的話呵。是什麼把這乳臭未乾的幼小子，從母親們的懷抱裏奪了出來，傾倒在這樣火潮漫的原上頭的呢？又是什麼把這些小心靈打得像鐵一樣地結實的呢？」

這時候，台上正演着新安旅行團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香姑剛一唱完了那優民間的小調（

好像是四季想思吧。台下便發出了一種像雷轟一樣的掌聲，在那些來自農民羣的台下的觀眾——那些入伍四五年甚或一二十年而還沒有忘記了土地的香味的士兵中間，激起了一種農民的狂歡。於是，十元的五元的鈔票也向台上飛過去了，不一會，這狂歡的喧擾被一種動人的歌聲壓了下去。廣場上除了這里那里有些低語的聲響以外都浸在擴息的靜寂裏。夜戲就這樣一幕一幕地演下去。一直到最後，鞭炮聲從老遠地響了起來，一大隊老百姓，舉着火把，向廣場上走來了。肩上扛着一大籃一大籃震騰騰的東西。

我仔細地向那些兵士們的臉上望過去。一種想抑制也不能抑制的歡笑，掠過了他們高興的面孔。有的在輕輕地拉着並排坐着的弟兄的衣角，壓低了聲音說：「看，又來慰勞咱們了。」

台上停止了表演。官長出現在台上，呼着口令。兵士們站了起來，挨次地接收了那塞進手裏來的白煮蛋與粽子。有的順便搭上一句：「老鄉們，辛苦了。」老百姓們便也笑眯眯地答着：「這是應該的。」

口裏忙亂地嚼着白煮蛋與粽子的兵士們又坐了下去，老百姓們上台去調龍燈給兵士們看了，兵士們腳上發癢。這些玩藝，在家鄉耕着田地的時候，大都玩過的。而現在其中大部份人的家鄉，都給鬼子搶去了。或許，他們並不會想着這些吧，將生——整個地交給了戰爭的他們，是最清楚敵人與自己力量的對比的。他們也最能豫言，什麼時候，他們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他們不會空想，在小的敗北面前，也不會沮喪。

突然，幾個兵士，從人叢中擠出來，跳上台去，奪取了老百姓手裏的紙龍頭，狂舞起來。舞得那樣純熟與靈活。

於是，台上與台下的笑聲溶成了一片。更深的夜降落在廣原上了。發自老百姓的歡笑與發自兵士們的歡笑，交織在一起，向夜的原野，擴散開去……

如欲購買與代價相等之水筆——

——經濟、美觀、耐用者

則請駕臨曉東街

金城自來水筆店購買

有悠長之歷史信用

以忠實之態度經營

包君滿意

門市購買

出單保用

別克社

專門經營百貨
兼營成藥針水
不從事宣傳
但求貨價能

特別克己

以副惠顧諸君雅意

地址：曉東街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下午三時至六時止

醫學博士

陳士德

內外科 產婦科 花柳科 小兒科 瘡癩病科

金碧診療所

牙醫博士

劉裕璟

保存科 口腔外科 補綴科

星期日及例假上午停診下午四至六時

昆明市金碧路三百六十八號金馬牌坊東首

大同商店

光華街一八二號

中西文具 教育用品 學校採辦 特別優待

昆明金碧路大同商店

巴西咖啡

巴西多士
香滑可口
歡迎嘗試

金碧路九五號巴西咖啡室

巫山峽鎮金川
白帝城排人陳國

光華街

葡萄社

瓷器部

有君最心愛之

真正江西名瓷

花色繁多
任憑選擇

咖啡室

冰

麵食 便菜

甜品和

最幽靜舒適的環境

温泉

慈心塵滌

皆百酒日
欲所居月

旅館

咖啡

温泉浴



新
生
餐
廳

新 生 餐 廳

包辦筵席
經濟時菜
精美點心
閩省風味

地址：武成路

特備：

時菜：

七星丸

小長春

點心：

蘿蔔餅

千葉糕

微波

1

本片卷自 1942 年 1 期
至 1942 年 3 期